



禪寄筆談卷之二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孝友

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語親所自始也舍其親而親人之親是反經矣焉用人子哉故孝者百行之源萬善之本一德立而衆善隨之矣不然記禮者何以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居處不莊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豈有敦孝之人而冥行敗度無他美者乎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河東盧操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嘗執役主炊服勤不倦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行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卽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待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顯官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庭鞠躬如也每旦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悲咽不勝子昭有文

名次子雲亦恭謹好學俱有父風蓋孝行培種所致云陳季子曰操蓋純孝人也昔虞舜事嚚母友傲弟語大孝古今歸之以予觀盧長公事絕相類夫孝可能也奉繼母而篤孝爲難友愛可能也異母頑弟而篤愛尤難生事可能也事死而終身永慕尤難遡五帝迄今稱孝者亡慮數百人擬操未之或先今叔世士人組鳥容與而延譽者接口乃孝友內玷無論比操卽惡少年亦羞稱矣予故曰操純孝人也

鄭奕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夫古人重名行畧文藝如此何似

後人采枝葉而忘根本哉

王嗣宗以太尉致仕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至死猶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子堯臣唐臣皆爲顯官予以爲此孝行之報也

我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見孝順事實一書每摘取其句相似者於黃香范宣徐孝肅張九齡高登等發之又曰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卒之禮樂明備教化大行上下咸和年穀屢豐海外諸蠻夷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爲我

明一代之令主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之謂歟

李夢陽遵道錄序曰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之養非孝也斯言蓋識真矣予以此養重心志而不在口體也然欲如曾子者幾何人哉反道敗德滅棄天親者卽欲爲口體之養且不可得蓋春秋責備賢者不容以無言也

古人事親溫清定省告面遊習居坐行立登臨訾笑各有其節皆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一毫虧體辱親者不忍爲也人子能以親之心爲心則動皆中節而無忝所生

矣

樂正子春毋死五日不食用情之過也非矯也其心以爲人子之情當無所不至自吾毋死而情況慘矣吾將何以用其情哉此所以哀痛悔悼而不能食也說者以爲矯爲過制之禮是以小人飾詐之心議君子也

古者宗法立故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治後世宗法無紀故無以合人心之散雖族有譜明宗法以禪治道然其流之弊又或徇名棄實美華右而耻寒微如正倫鑿杜固之岡崇黜拜汾陽之墓此宗法之所由亂也幸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如范仲淹之義莊劉允迪之

義學泰山張氏江州陳氏金華鄭氏之義居雖未必盡合宗法而有禪治道表式鄉閭多矣

昔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忍見今日富貴哉萊公聞之慟哭於是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雖出將入相寢處一青幘二十年每有破壞時命補葺其孝思未慕不敢自奉賢於人遠矣

歐陽永叔每臨祀泣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飲饌則嘆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嗟何及也予弱冠失怙恃風木之恨與此生終始卽予仲兄方伯亦祿養未及暮而

嚴君相繼告逝若之何能酬貧勞之恩也予每誦歐公之言痛心隕涕安用人子哉

晏平仲爲齊相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而可乎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陳季子曰吾愛晏子之廉以自奉而安意樂志以隆恩也予又愛晏子其言有序而施恩有等級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次及其鄉之賢者何至倒施而濫予乎以若所爲奚啻伯者之佐進以聖賢之徒不爲溢也後此而范文正公置義田

以厚其宗人用各有差婚嫁喪葬悉有規畫豈特厚宗人蓋厚先人也

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食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寒乎古人友愛如此非天賦淑質何魏大司徒楊椿弟大司空楊津家世純厚金敦義讓昆弟相事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椿津年過六十金登台而津常旦暮叅問子姪羅列階下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

筋味皆先嘗椿食然後食津任肆州椿在京師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吁司馬公與二楊公懿行豈惟今人所無卽古人亦罕比若士大夫常以此目誦心惟則孝友之念日生偷薄之風不作不然則忝爾所生虛却一世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只是一箇忍字宋花樹常家有會族約浦江有鄭氏家訓古人教家睦族懇切如此然治家之道不但能忍又須能容彼婦人小子不知道理安可一一責他故君子須是能容

詩云鵲鳩在原兄弟急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故田真兄弟復合而紫荆復榮草木且有靈如此人家兄弟不和則群從亦偷薄群從偷薄則外患悉至誰得而禦之哉此所以闔牆之變不可有也

彭城劉師貞文通事父母至孝時人重之兄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兪活也覺而求之製藥餌兄疾遂愈夫師貞事兄如此而况父母乎故曰孝友天性也

家人離必起于婦人家兄弟不和皆由於此惟有剛腸之烈丈夫不聽讒間奪天親也若隋牛弘天性友愛弟

弼好酒嘗射殺駕車牛弘歸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答
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答曰已
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輒吁使人爲兄弟者皆如弘
不聽妻言豈有闕墻之隙乎故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憎包逐之包日夜號泣不忍
去至被毆杖廬于舍外入而灑掃晨昏不廢父母後慚
而還之及父母歿過哀旣而弟求分析包不能止乃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頃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
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之所安也及弟子數破產包

輒賑給之嗟乎今之士人固有因錙銖而戕同氣之好
豈獨齊民哉聞薛孟嘗之風亦可愧額矣

段秀實六歲母病七日不食衆謂之孝童單光祿孟陽與
兄熙友愛熙與人鬪邂逅致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
親老所賴者兄不可不代之死乃趨往鬪所待捕已而
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鬪者感嘆遂不復訟可見
仁人孝子天所篤生自合下來卽知惇倫如此求忠于
孝信哉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
還南齊劉璉兄璪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下床着衣

禮記卷之二十一
立然後應。嚮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唐王凝，每就寢，息心，叉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夫三君恪惇孝友，至嚴隱微，誠不愧屋漏矣。擬以聖門之徒，不爲過也。吾人觀此懿行，能不惕然內省，且惶悚哉。

范遷字子廬，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夫遷賢於人遠矣，卽古人中豈多見哉？近世士大夫宅不盈畝，田不踰頃者，又幾人哉？乃倍蓰什百，無筭猶日孳孳，不足視兄弟之子。緇銖必較，借貸必償，若途人，然不少也。

何慈愛惻怛，天之降才，殊遠哉。三復此言，唏噓隕涕。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姪之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于叔父者，正懼其僭也。予竊謂古人叔姪之分固尊，若事有可告理，有可商度者，又何容默？蓋有天下之大分，有天下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也。如袁盎爲吳相，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吾叔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則利劍刺叔矣。南方卑溼，宜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此數語，蓋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卒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用種計善吳此姪進規于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
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又若
文中子有贈兄之官語柳子厚亦有送兄序則弟亦可
以進言於兄大要皆規語如下之納忠也厥亦美哉
禮經曰爲人子者父母之所愛則愛之若父母有婢子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歿終其身敬之不衰是終已之
身以父母之心爲心也凡所以體受而歸全者何弗用
也今人有親肉未寒而仇其所愛者則其濟惡以辱先
者亦無不至矣此無他禮義之心微孝思之念絕故流
而入於殘忍刻薄也曾謂孝子而有是乎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父母亡而二弟垂髫父母所
遺綾錦十餘篋原虛匿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
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在坐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
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
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卽召二弟
還家完聚教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事二弟事原虛如
事父焉夫二弟固賢矣而原虛始垂友道繼卽改圖殆
庶幾哉遷善徙過者矣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
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

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隣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喚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吁克其聖門之徒歟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畧無吝色予覽此二事爲之改容心賞之人情聽妻言而薄兄弟者豈少哉至於較銖兩而傷天親之愛者亦人情所不能無也不則斗粟尺布之謚何自哉乃李則割伉儷之情而一旦遽絕裴則忘宮室之美而惟篤懿親蓋純乎天理絕無人欲者也兄弟相尤者視此能不汗泚哉

昔宋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等罷職有差嗟乎今世士大夫居喪執禮百日之外不御酒肉者幾何人哉况視萬幾者乎廟號曰孝允哉稱名乎

張敷孩抱時母亡迨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藏之

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以生子曰純孝之人蓋性生哉
張敷未識母面每思感流涕虞舜五十而慕孟子以爲
僅見然則溫清定省不一供子職父母存亡了不關心
者豈性分中原不曾稟賦孝弟耶不然胡爲乎悖人道
也告子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豈盡非耶

范文正公嘗語子弟曰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
今得大官而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
地下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奉賜悉均之族人并置義
田以贍久遠公嘗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
我助喜我何報之哉吁仁義之言請如也君子長者之

言也今人纔得一第而閭里長老倨然自盈若不屑一
揖人道滅矣又何以臨民措政哉故吾於范公屢書之
不厭也

呂正獻公自爲小官卽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仕寢顯凡
宗族親戚無不受其恩庇三公俸賜所散至十之九以
周九族積米不足仍糴米以繼之○吳文肅公族戚有
貧乏不能存者公出錢二千買田號曰義庄以給之公
歿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宅以居亦無怨言○韓魏
公合宗族百口以居衣食均之無所異所得恩例先及
諸父之子及公歿子尚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以未

獲奉養瑩域其隆貴五十年身為將相累受大賜庫無
羨錢室無竒玩賴 朝廷資葬事得以無乏○劉簽判
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公於初仕家
無貲即勉力為此比之范吳登樞府大僚尤人所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兄無子立其後官又官其弟汝方之
子而後已子汝方聞公喪即棄官歸人兩高之族人賙
給各有差無失所者

猗歟休哉古之賢人多矣以予所記臆五六公者識而
笑之奚啻傾心焉求為執鞭而不可得也予故貧人仕
亦貧又蚤疏歸向苦持狷介而官卑俸薄也宗人森然
豈皆得所先已子而後諸子吾不忍也每閱古人高誼
則唏噓太息雖曰力不副也奚啻愧五六公實忝所生
矣

禮記內則曰為人子者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或曰不太
早乎夫禮事父與君一等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物在
手則舍之食在口則吐之言急趨也昏定晨省於禮則
然今仕者在京五鼓入 朝甘心焉不以為勞也誤則
有罰世俗薄惡恩掩義故事父母之禮偷安耳不有君
子乎若守禮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禮烏可弗講
哉

嘗言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多毓不弟之嗣
應若桴鼓人謂此天道報應予曰不盡然也人物以類
相從以習見相染彼其童而習之見父兄不順不弟長
而成人亦踵其惡習毋怪也其或不孝不弟之人其心
志精神原結聚悖戾則胎氣所感所孕生嗣亦如之此
理不誣也間有天降厥罰生不孝不弟之子使食其報
身當其悖逆事誠有之然天也亦人也人也亦天也爲
人子爲人弟者可不深省與戒懼哉

敦行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更生
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
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于世類也是故父祖之賢
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
前愆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
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
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
而易行哉吁斯言也比之莊生齊物論列子力命談切

實可依據矣

莊周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亦弗思耳矣此藥石之語豈比膏肓哉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吾是以不敢吾聞以德爲國華未聞以妾與馬吁文子亦賢矣哉其與晏平仲事意亦畧相類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人有恩於我而漫不省憶何以異於曹操安祿山之徒也責之忠孝不亦難乎東漢尚辟舉采聲譽由曹操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家廬墓下逮魏吉黃輦又伏法違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爲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當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彼其私恩且不自負恩莫大於君父肯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噫後有受人之恩非惟弗之報又從而排之者其人品之高下視此何如哉此操戈入室之徒爲人道所不齒也

昔楊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之夫魯男子之不可是謂善學柳下惠者閔子之不欲就季氏是謂善學孔子者蔡京之惡浮於佛肸而龜山乃欲爲孔子之行其不逮閔子遠矣非擬人於倫之意也

學者必湏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凡百艱辛徧嘗盡歷後來爲官必能知民情苦樂做出事業自然與人不同先儒程子說得甚親切若要熟也湏從這裡過

古稱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劉向精忠譏切王氏專權自恣之咎而其子歆爲莽太師信讖誅死盧懷慎永玉自珍重以盧奕仗節死義立萬世之大經一傳盧杞奸

邪傾國稱藍面鬼猶未也蘇子瞻文章氣節洞視千古蘇過其子也父事梁成爲其妻持服朱晦菴學集大成百代儒宗朱沒其曾孫也諂附賈似道稱某萬拜覆然則父祖淑慎立德爲不肖子孫敗壞寧獨房杜哉彼諸子不知何面目見先公于地下也

今之學者平日皆能高談仁義及遇小小利害便爾改移趨其所便而規避其所難畧無思悔何以爲學由是知高談者之無益也

管寧避地遼東渡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靖見周景式孝子傳吁

寧持已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莊周曰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舫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弗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列禦寇記陽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人不愛哉嗚呼斯言也修已者不可不知也

劉忠宣公大夏與東湖吳公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者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于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卽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已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烏可得哉夫前輩持已涖官名且不近則

恐利之蟻已遠之不暇可知矣近時遠利而戒名者指可多屈乎語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亦知自愛卽得好名之士而語之語持已行政亦庶乎不叛於道矣何憂乎百姓之不受福哉淘沙揀金恐亦有特出者或不多耳

樂平彭懶農福守秦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豈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招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旣不飛

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
之日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
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予嘗評之彭公蓋聖
賢之徒歟蓋惟居家不卹已私故居官肯念百姓叔世
仕者惟厚自豐殖饑寒災侵視民如子者何人哉民膏
民脂讀

皇祖之言當惕然思竦然懼矣

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成凡鄉里有闕訟漸卽詣門高聲
誦義一卷闕者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病亦尋
愈名聲藹然蓋漸之素行孚於人人自化之與乞不使

彥方知者等耳豈在一時誦經哉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有
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
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斷
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斯言似祖裴語然二公之
言誠至當之論也

夫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合而名勝之禍福不
虛至矣故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脩
正而弗離道貞夫所遇而已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
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

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劉獻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止可博聞多識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劉公此言可謂於學者頂門上一針矣夫入孝出弟仁讓忠信語學者童而習之矣躬行君子不多見也逮入仕服官能身先倡率令民者誰歟厥後劉公避召不就尤見高處夫鄉舉里選庶幾足以得人然亦有矯飾圖進者若劉

則真鴻矣後世科目抑又下矣豪傑固由此途出得無蓬蒿中之松柏歟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予揭之坐隅使爲子若孫者日觀覽之孰體予意而領深省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其茶本苦而必其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安樂此喫緊着已之言也今人惟務逸樂不思遠圖而窘迫隨

之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而凌蕩繼之矣晦菴之論有味乎其言之也非知道者孰喻之

王僧佑雅爲從兄仲寶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佑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佑之不附貴要並兩稱之

向玄季有異才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理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噫士人能簡畧鼎貴而惟理故情者幾何人哉若顏揚州之不改故常畧名位而篤交與賢於人情多矣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蓋輕請謁好干求有志者所深耻候人顏色識者鄙之予嘗以文正之言書之坐隅爲飭躬藥石也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應捷而詞勁楊公可謂

卓立矣何暇計不惡而嚴哉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書於屏風仍署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夫房公豈能必子孫之從教戒與否特其厚德不欲忤鄉人耳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但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而不知劉公之用心亦良苦矣予嘗云士大夫有賢子孫者其天倫之樂無論抑天畀之乎抑人成之乎置之不言可也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陳忠肅公遷謫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跡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自天台歸通州由會稽越人間公至競來觀瞻比肩相接道路遮擁幾不能行其爲人所欽重如此

子路勇于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親負米百里

之外非其能其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非苟言之實兌蹈之仲由有焉

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謝上蔡曰今世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二賢之論均矣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開俗眼瞶聰良可哂也夫

巽齋歐陽先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

代出名公必爲望族巽齋以欺心欺人爲耻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爲重此巽齋所以爲賢而郭崇韜之爲可耻也彼不羞盤瓠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夫古道之不復也久矣欲人之無失也難矣

知禮由禮昌胤何忝哉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人生如病瘡于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兢兢爲善虛度流年良可惜也以此語愛日之君子有味乎其言之也

至高而不可欺者天也至尊而不可欺者君也至親而不可欺者父母也至疎而不可欺者塗人也四者既可欺則無往而不敢欺矣盍亦竦然知所畏哉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官先士士先志盍亦敦本篤行哉

治理

反古復始事理固難然長民者與士大夫能存挽古之心終是超今之俗予嘗作復古議曰當其未有盟誓訓誥之先則刻木結繩亦足以治理反其所本始而不約之信可致也當其未有丹楹刻桷之先則茅茨土階亦足以奠屨反其所本始而渾樸之風可維也當其未有玉食珍錯之先則糲醪菹藜亦足以克享反其所本始而澹素之味可甘也當其未有鼗鑼巢簋之先則簞桴土鼓亦足以諧聲反其所本始而大雅之音可回也當其未有羹鹵犀玉之先則甗甌康瓠亦足以成器反其

所本始而淫巧之習可殲也世以遞降俗以日偷周之文已與夏商之忠質漓矣故刑罰之不如教化教化之不如禮樂禮樂之不如忠信忠信之不如純一未施信于民而民信遵何道哉此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言非過情厥有與理嗟乎江河之日趨於下也誰則障之哉

昔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雖曰五人蓋總其成也然官屬亦不衆盛卽止用五人而幹盡天下之事成於變風動之休後世用數千百人卒治不古若云何蓋五人之德固尚矣而其心咸至公無私畧無一毫間隔彼此相

讓而舜又以至德臨之五人旣賢而五人所舉用之才亦賢是所謂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以共成太平之治也後世人各一心妬賢嫉能僨公家之事而不顧雖欲治得乎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此所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莊周稱襄野之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其害苗者而已嗚呼斯兩言者長民者不可不察也

治天下須讀書故不學則無術如呂刑可以示用法者酒誥可以示嗜酒者二典三謨可以示望治堯舜者禹貢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可以示治水者湯誓可以示創業者伊訓顧命可以示
守成者大誥多方可以示化服梗叛者故致用莫大乎
書宇宙經濟事孰非儒者分內事昔陳平不知錢穀決
獄而曰宰相調和陰陽順四時餘各有司存也夫四時
果順陰陽果和已非通方至正之論而况藉此以文其
不知之失乎予嘗曰不讀古書不諳民事而能建大功
者鮮矣

經國大都不出用人理財兩者條件雖多兩者蓋總括也
故明君莫貴乎智莫病于不智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以堯之明而猶失之伯鯨伯鯨祇治水無功耳他未聞
也未若後世貪戾敗度也堯且卽殛之矣又未若後世
偏信獨任也後舉禹克蓋前愆禹不以堯罪父而懟堯
也堯不以鯨而廢禹奚啻曰智堯之公也蓋公能生明
明則會徧而通達古大聖人以天下爲公若此

唐虞官簡而事集夏商建官惟百周便三百六十於今豈
止千萬下至吏卒皆食民之力者也頃者裁冗員之說
時寢時議以今考之設一官實有一事又似有其舉之
莫能廢也至於廝卒之類用其力而不顧其身非勞力
者見食于人之義亦豈經畫之良猷乎夫朝廷設官凡
以爲民也惟在當官者爲民興利除害而弗擾安其田

里而有樂生之願吏卒惟供驅使不致戕民此則不裁之裁又何虞民困貧也不然則古人有借寇去後思者何爲乎此可與憂國者論也

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此正天下治忽興衰所係書首二典而終秦誓要見得湏是無秦誓妨賢病國的心方做得二典時雍風動的事業又如詩首關雎蓋家難而天下易刑于之化旣洽於家於變之風自成於國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易之家人大學之齊治均是物也彼藏乎身不怨徒以法術把持者何足以語此哉

宓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見其至公之心不受人誦如之何其不聞善言而單父治也昔澹臺滅明獨見重於子游子不獨高二子又知二賢爲聖門之高第作用自別也

國朝定制寺人之設宮不過四品凡以備承奉也

洪武之世如周文武其寺人皆善類矣 永樂之世如漢光武其寺人無忝賢良矣故比時寺人莫聞其名莫稱其事名與事俱闡然此正是好處 正統 成化以後

則有不可言者矣豈止賜璘腰玉哉若王振內竊絲綸之命汪直外操撫按之權三楊陳王輩得無罪乎嘉靖初季一洗舊習革去各省鎮守此固聖明睿見然吾鄉永嘉張公之功秉鈞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民受其賜而不知也

晚宋群臣遇難皆避去太后下詔切責至以無顏見先帝於地下爲言及論守節而獨稱李復侍郎一人然則宋室人才何以寡乎夫死難之士安石輩皆逐之于前矣避難之士皆疇昔之無氣節者也又何以責其不死乎故張敬夫曰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漢文帝殺薄昭夫薄昭是母之弟殺漢使者固不可不殺然太后懿親其如傷恩何予則以爲當其殺使者必有左右刃之而悉收誅其舉事者以薄昭安置於遠地而流竄不赦庶幾毋心慰而國法亦不廢矣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漢高祖識周勃可以安劉知其器識重厚動靜光明耳此凝靜致遠之論也如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氏子乎故人之器字儘可見道

國初時都用老臣且久是以天下治安如張統黃福服習孔氏未易優劣豈帝頡頏西漢人物哉張字明秀陝西

富平人布政雲南二十年遷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在吏部後堂七日不食飲水死節黃字如錫
山東東昌人撫綏交趾二十年於今未有久任如此者
亦未有超遷如此者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
之幣郊廟卽有群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及覽武
林舊事南遷之後其富盛氣象猶可想見過今日遠矣
今天下一統賦稅繁密較宋更甚何一邑之內數千金
之家不可以指屈而細民無儲糧及詢官府庫藏無盈
餘之積此何以故愚竊論之藩府日多中官太積錦衣

員冗而廉隅之士不彬彬比比也韓王一枝歲得一十

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中官有事權者身沒之

後收其進上者何啻數萬非民之脂膏何大僚後裔

緣功而襲錦衣者相效中官弟姪亦不少不皆需俸祿

乎貧士起家科第廣廈大楹田連阡陌又何自來乎夫

拔十得五文職自靖自愛尚有過半者至於無經之費

額外之征備一時之急而遂爲不刊之制民何力之能

堪乎言之寒心若邇者忠順納款馬市之設隱憂者謂

不減宋事歲幣夫當國者何以起瘡痍而培元氣也

丈量之法乃朝廷恤民至意蓋以田畝額數隱匿漏脫

不均使富猾者虧公家之賦而愚悞者受剝膚之苦丈
之使均是卽絜矩意也豈君相有成心加賦哉執事者
奉行之過乃狹小其弓制而以丈出爲功至山陵綠高
下曲折丈出無筭更甚於田其委官皆土民之雜流罷
職者孰肯冰蘖也里甲造冊浩繁耗財斃命不少民不
蒙其賜矣言之痛心奚啻扼腕思

聖祖國初經制甚悉魚鱗冊籍藏之天府豈今昔大相懸
絕如此云各省丈量之後繼以水旱凶荒無之疫痢民
之困憊極矣是可獨歸咎于人事哉天時人事相爲表
裏若之何而可以回天心也

或言爲政專治豪強則貧弱安矣夫有意治豪強亦非大
公至正之體且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只絜矩二字便可
了得若意向偏重則人將乘其所偏而投之假借誣捏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莫若虛心以順應之更核其真
斯政體之善也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夫豈無見而
然歟

史稱趙廣漢有神明之政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
鉤距以得事情他人效之莫能及也當其時稱治績卓
偉後乃坐詐巧迫脅丞相中危法以死聞者憐之然廣
漢操智挾術非行所無事之大智也云神明之政亦其

鑿空中之竒中耳自餘動觸其鉤距而無辜不能解脫
橫當其煅鍊而寃不得昭洗多矣陰禍如此欲免厥罰
得乎昔商君變法嚴律使人服粟厥後出亡而無所舍
李斯臨刑與子泣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搏
狡兔其可得乎然則設陷穽以禍人者乃所以禍已也
天道豈遠哉

王道以養民爲本富而後教如孟子五畝之宅云云古先
哲王只說教養二字近世則日事催科猶且不給而教
則無暇及矣予童冠時猶見木鐸老人朔望五鼓時鳴
鈴鐸各坊傳呼

太祖聖諭今則絕不聞矣此不可不復也井田教養皇降
而帝帝降而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聖人復起亦不能
不因時制宜矣有治人無治法若行仁愛于時政賢者
在位民固有受其賜者豈必泥古哉

歐陽泰州公觀爲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嘆妻鄭氏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鄭曰生可求
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
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
求其生者猶失之死况常求其死耶公廡而好施善行
種種故其子脩後爲樞密副使叅大政天子推恩三

世人知歐陽永叔崇貴矣孰知先泰州公積德哉夫人莫大於生死國制汰吏酷與貪金一夫在獄舉室廢業厚歛以戕民命其心同其害同也泰州公秉燭夜分發嘆此何心哉末世長民者或縱怒杖斃或羅織成獄視民命如刈管然無論于公高門事目前光景寧忍哉予嘗分部司爽鳩每誦泰州公對鄭夫人之言掩卷三嘆毋敢任情負天日也

國初諸司皂隸王駟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

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蓋我朝官僚俸薄而又以折數藉以養廉此柴薪之不可無也昔莆田彭公韶爲刑部尚書時欲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一時誼然事下兵部時兵部尚書奏不可減遂如舊夫人孰不欲自潔尤貴諳于事體此祖宗法度所以不可易也

天子太學所以陳常道而教天下也其有畔教而法所不赦者必受成于學而征之反則釋奠於學以訊讖蓋誅其畔教者正所以成其教也以是知教與刑一物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此聖王教養之明效

也故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
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
食之老吁敬老尊賢禮也愛親敬長分也雖盛世之事
豈甚高難行哉

秦晉齊楚春秋紀伯者之盛夫秦繆公有功于周能遷善
改過故爲伯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
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
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
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無統理於聖人作經
之意茫然矣故春秋之際有功者未有見大於四國有

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功之首罪之魁置其然乎

嘗攷秦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夫豈止伯者之
事列之聖門之徒可也夫知悔則無過此聖人所以書
之不遺也昔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夫量彼度已智
也虛以下人禮也保我子民不罹兵刃仁也豈出秦繆
下哉若二公者未可槩以伯者之儔例之矣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由庶吉士累官河南左
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
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又垂

老頰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餒喚
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
昨日拖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何異
更有甚於彼時也民安得不窮安得見太平景象乎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蒞于茲
士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如成化間布政寧良等建西
湖書院以居太理卿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于帳
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此誠一時稀有之盛事較之
目前炎涼之態何如也聞時正孤山種梅而藩司携酒
見訪因賡訓有詩吁禮賢風度如此緇衣好士豈虛語

哉夫惟賢然後知賢此澹臺滅明所以見重於子游也
弘治初有俞珩鳴玉者以軍餘爲浙鎮守內官張慶掾史
畧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虎爲害命獵人捕
得之縉紳多爲詩歌冊帙以贈陳珩賦一聯云虎告相
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
雙去渡河夫珩雖倚籍中官敢于譏刺然其詩語諷而
有規不可以人廢言也

洪武間有民人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
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讐人割父遺體以愈讐人是不孝也乃

置之法

睿斷若此豈人所能窺測天作之君信哉

楚師伐宋師衆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楚子不能使三軍之士皆挾纊而三軍之士煖煖其言
也楚人有饋罇醪者楚莊王投於河之上游令將士迎
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
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乎士非虛
詭所能感也仁言仁聲秉彝良心未有感之而不動者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爲民上者盍亦先敦感
人之本哉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
靜而重變法其與陸賈新語曰君之爲治也混然無事
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
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芸於野噫此隆古
之治太平之景象也近世法日更政今日繁賦重民貧
困於甚楚甚矣瘡痍之民誰則甦之哉

昔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
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
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夫何之對誠正矣不煩數語引君當道善

哉信乎

余忠宣公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况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一遇水旱凶荒洴加有田之家苦營費酒餽以求人質產人皆推避而去之矣其甚於前世更遠其可重困之哉以余公之言質之今日之弊有如目擊又况南北多事加派雜出民不知何項祇力供辦今肉食者握符而涖治公署車馬役從讌飲如此其都且盛也而閭閻之苦未暇悉知古云無言居處崇祇痛斯民艱然則長民者減賦省役以甦吾民之凋瘵非百姓嗷嗷之急望

乎仁人君子誦斯言當爲惻然矣

予聞之古云三代而上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有荒民而無荒政蓋古者事簡而民淳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於天地之財旣樽節愛養而當官者之於民亦樽節愛養如周官大司徒以十二聚萬民又有遺人掌邦之委積及鄉里門閭郊里野鄙都縣諸路之委積以待諸路之用生財保民如此其詳且備也故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末世則不爾矣如萬曆子丑之季歲大侵間有人相食者

朝廷惻然發帑遣科臣某齎鏹賑濟恩至渥也顧事欠

調停不無累擾以憫時賑窮之舉若爲尋常奉使之行
朝廷曠蕩之恩民雖被之而怨咨亦叢焉夫救荒已爲下
策而官民兩病將何以稱

德意哉夫古之法非不可行於今語云爲政在人固存
乎其人耳夫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師其意
不泥其迹而善行之非平日所當講究區畫而瘳民瘼
乎事至而方爲之又從而擾之是益其困矣杞人迂戇
目擊時艱因冒昧紀之

符兆

帝王之興豈不由上天鍾靈降異哉簡狄吞卵覺而生契
赤帝斬蛇遂昌炎漢唐宗二龍戲武功之館宋真五星
聚奎壁之纏蓋萬姓之攸屬實皇穹之薦佑矣

泗州志補遺載我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

仁祖當時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晚視之廟徙東北百餘
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障世皆傳之其與商之玄鳥周之火鳥先兆厥祥何異哉信乎聖人之生不偶然也

我

太祖微時嘗托身於濠之皇覺寺旋丁兵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爲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如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閏三月也

昔宋太祖微時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蓋天命素定如此其與我

太祖何異哉

上初至江左入某驛中見一小兒候門問何爲者曰吾父克此驛卒今已死而名尚未除吾不得已代之問幾歲曰七歲

上見其占對不凡試問能對句乎曰能因出對曰七歲孩
童當馬驛卽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喜遂蠲
其役

劉誠意基初見

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
不能 上卽舉所用斑竹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染淚痕斑 上聲感曰秀才
氣基曰未也卽續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
間 上始悅觀此詩可見明公之際遇而劉誠意之自
任亦不俟言外可知矣

上初居和陽時欲圖集慶與徐中山達間行買舟以覘江
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子無肯應者有貧叟夫
婦二人泊小舟在岸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
具鷄酒以進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號曰聖天子六
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上於元旦得此吉語喜甚
與中山躡足相慶迨登極訪之無子乃官其姪併封其
船而朱之故迄今江上渡船爲滿江紅云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蓋金碧峰和尚
也

太祖仗劔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卽揮劔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隨建寺延碧峰主之

劉伯溫基嘗携客泛舟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客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仰天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乃過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寺瞻眺久之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間聞郭子興據濠上乃就見之及遇上聳然

曰此真吾主也遂深自結納而去蓋王者之興必有名世我

太祖固天之篤生俾正華夏而劉誠意具天人之學輔明聖之主蓋亦間出而世不常有者豈尋常文士侶哉

聖祖初渡江至采石饑甚入一老嫗薛氏家坐穀磬架上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磬牀少頃烹線鷄爲饌問何餽曰鑊鷄飯以大麥問何飯曰仁飯上默喜蓋龍牀登基人範皆佳識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夫此雖一時邂逅而答問皆吉語若或啟之有開必先不信然哉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
聲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鷄郊爲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
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爲異人已先知真王假此爲
兆耶

上初建宮闕時劉伯溫相其地築前湖爲正殿基已立椿
水中矣上媿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而怪之問曰誰所
遷耶上曰我也伯溫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
有遷都之舉耳竟如其言又

上亦嘗有都燕之意曾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
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何如以翰林脩撰陶顯對胡
王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王氣已盡等語遂止殊不知
皇祖控制胡虜之言誠爲睿筭使非天子臨御挾六軍萬
姓驕強虜窺犯將有不可言矣及

成祖師克竟爾都燕以綿永世聖子神孫之慮淵哉

初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
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 太
祖命誅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
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
將玉指甲搯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後懿文竟不末年建文君遇師至窘迫從御溝出至郊壇而走啟 太祖所遺封鑰小篋披剝服緇潛跡遊江湖間謂不有兆數哉

成祖靖難師當東昌之敗被擒斬者萬餘人王綽不能出圍及還北平深以為耻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還王問道衍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語云王者不死向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

正統十四年 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禮處之日仍進膳又雪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蟒蛇透護帳外畏怖而去此素錦衣所傳蓋天之歷數未終雖艱難困苦而莫之害天人之際淵乎微矣

文皇潛邸時初不知姚廣孝以王府良鑒劉觀言于

上因召問曰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一卽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于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自此日見親幸凡百起事時日利否皆咨

于姚姚亦盡心輸誠焉

浙四明袁珙善相以姚少師薦 上命人取之未至燕使
者與飲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
金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
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
皆護衛長官也珙不荅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
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則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
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
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素而鏹之昇入
王府 上遂與議事 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

臍矣召袁示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
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
稍費力耳

文皇每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姚
曰伺有天兵來助斯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啟 上明
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
其帥卽玄帝也 上忽搔首髮皆解散被面卽玄帝像
也此殆其徵驗實來助云

文帝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
數萬斤方在冶 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

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鍾成具疑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祝天之讖然則天之歷數厥有前定哉

懿文薨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

在且上有 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

是矣遂立建文 諸王皆會入殿門 燕王徑前拍建

文背曰吾兒不想汝有今日 上坐殿中遙見之大聲

曰如何打我皇孫建文叩頭言四叔父愛臣戲相拊耳

上曰汝尚爲之諱耶命拘官禁餽待七日無怠

上怒亦解乃釋之嗟乎帝王之歷數固自有默相之者豈果人力哉

孝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爲言 上

謂左右曰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爲忤

也蘇人有金某者蓋古琴曰霹靂携入都介所識巨璫

以獻 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帑金千兩以賜璫私

其半以半齋金其自 上臨御罕有醜賞者此亦竒遇

也又喜觀畫一日賞畫工吳偉葦綵段數疋命曰急持

去毋使酸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於琴畫者豈與

玩物者等倫乎 上猶容恤人言可以仰窺聖度矣此

所以成一代之令主歟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勳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徐繙講論語曾子有疾章至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而顧徐二公進講直言不諱亦以見當時臣工純正不阿習尚之厚迨後則棘闈命題程文多方顧忌有不可言者矣毋亦獻諛成風歟邇年幸少挽之矣

以上二事仰見 聖度含弘因附入之

南大內有紅芍藥一本 仁宗為太子監國時遇華開嘗

設宴與 宣宗賞之後 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

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增植

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 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

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

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其為言者矣然此

豈草木之有知亦大化假此以示異也

辛巳 武宗晏駕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

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卽楊公之言不忝正對
而 世宗歷數滋久過于先朝始也英明獨斷權不下
移繼卽卧治百務具舉誠中興之賢君哉楊公之言若
合符節矣

禪寄筆談卷之二終

